登泰山，点亮发现之眸

□杨子桢

世界就像一座巨大的宝藏，处处隐藏着美好与奥秘，然而，我们常常需要一双慧眼才能发现它们。这双慧眼，有知识与阅历交织而成的光芒，能穿透表象的迷雾，看到隐藏在事物深处的璀璨。就如泰山，这座文化名山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我对它的感受截然不同。而我，也在成长中逐渐点亮了发现泰山之美进而发现世间万物之美的慧眼。

五岁那年，父母带我攀登泰山。那时的我，身形瘦小、脚步趔趄，在那蜿蜒曲折的盘道上艰难攀爬。于幼时的我而言，泰山仅仅是一座需要耗尽浑身力气去征服的巍峨大山罢了。沿途的景色在我眼中是模糊不清的：那些姿态万千的古松，不过是能为我遮阳的大伞；那浩浩荡荡的七千级石阶，也只是攀登时可供借力的把手；“孔子登临处”仅是一处寻常的老石牌坊；唐玄宗亲撰的《纪泰山铭》，亦只是一片不知所云的碑刻……泰山的雄伟壮阔，我无法领略；泰山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，我亦无法体悟。我只知道要一步一步往上走，累了便哭闹着让父母抱一会儿。那时的我，因缺乏文化赋予的理解能力，恰似拥有一双黯淡无光、未被点亮的眼睛，只能瞧见最浅显的表象。泰山之美在我眼前仿佛被浓重的迷雾笼罩，懵懂无知的我无法穿透这层迷雾，去发掘它的魅力。

十六岁时，机缘巧合之下，我有幸跟随泰山学者周郢一同夜登泰山、访“无字碑”。那次的登山之行，宛如一场启蒙之旅，为我开启了一扇发现泰山之美乃至万物之美的新大门。“无字碑”位于泰山极顶，千百年来，无人知晓它究竟立于何年、由何人所立。争议最大的，莫过于“无字碑”到底有字无字。周郢组织这次夜登泰山，就是要用德国友人新赠的专业碑刻照灯，以投光显影法寻找“无字碑”的残字，从而解开这个困扰世人已久的千古谜团。夜幕下，周郢打开专业照灯，一寸一寸摩挲着、辨认着，万籁俱寂中，人与碑刻默默进行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。终于，凭着特殊的光影和专业的视角，周郢在看似无字的古碑上隐约辨出了涣漫的字迹——原来在“帝”字之前，竟然还有“马元贞奉”四个字。根据残字，周郢推断此碑应是武则天“改唐为周”之后，派遣亲信道士马元贞替自己告天时所立。而之所以后来“无字”，极有可能是开元时期唐玄宗封禅时，为了宣扬唐朝的正统地位，下令磨去了祖母武则天的这段碑文。下山之后，这些推断在碑史互证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有力的印证。

那次夜访泰山“无字碑”的经历，就像一束光照进了我心中那片对泰山认知的黑暗角落。它让我明白，风景并非只是眼前所见的自然之貌，眼睛也并非只是生理意义上的肉体之眼。当我们用知识和探索的热情去擦亮双眼，世界的美好与奥秘就会如画卷般在眼前徐徐展开：孩童只能言登泰山之累，而孔子却称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；莽夫只道山风好凉爽，李白却吟出“天门一长啸，万里清风来”；当我们感叹泰山石千奇百怪时，地质学家已探究出它28亿年的沉浮变迁；当我们赞叹泰山松姿态各异时，植物学家已解读出它千年演化的生存密码……

泰山依旧是那座泰山，而我已不再是那个懵懂的我。我点亮了慧眼，自此，世间万物于我而言，皆如“无字碑”般蕴含着无尽的美好与奥秘。无论是巍峨的高山，还是生活中的点滴琐碎，都成了我努力探寻和发现的对象，每一处都似藏着璀璨的珍宝，等待我去挖掘。

◎捕风捉影

燕子来时

□刘水 文/图

国色天香。

花团锦簇。

走过仰圣街，仰头看见燕子掠过城墙和角楼，想起晏殊《破阵子·春景》中的词句：“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”晏殊的词写得轻巧，轻巧得像翩飞的燕子。只是现在没几个人知道什么是“春社”、知道春天里前人要祭祀土地神祈求丰年了。人们关心网络上的事情多了，关心大地上的事情就少了。

墙脚下的二月兰开得有些过了，长在城墙砖缝里的一簇簇黄花接着又开了。是不是垒在城墙上的一块块厚厚的青砖也有生命，燕子飞回来，一声声地叫着，要把它们从睡梦中一一唤醒？

庙里的牡丹开得正旺，经历了漫长的冬天，一棵棵都似憋足了劲儿，赶到这时一起来争奇斗艳。还有那一排绯红的碧桃、一片火红的杜鹃、爬在古柏枝干的一树树紫藤花，看上去都显得不真实。

燕子从空中一遍遍掠过，它们是不是一边飞，一边也在欣赏墙里墙外这些绽放的繁花？它们以庙为家，把巢搭在金黄琉璃瓦的屋檐下，每年的这个时节飞来，与花之间该有一个代代相传的约定。

记得梭罗说过：“如果自然在我们眼中停滞不前，万物会顿然衰朽溃烂；如果认为它生生不息，整个天地瞬乎之间便会光彩照人。”

从《瓦尔登湖》《缅因森林》到《四季之歌》《河上一周》，我一直放不下梭罗。一本《四季之歌》，我随着季节一年年、一日日翻过来，我想知道哪一年哪一天，他都看见了什么，想到了什么。渐渐地，我像他熟识自然一样，熟悉了他的处事方式和脾气性情。“意有所钟，心有所求”，自己寻常的生活也慢慢“抽出芽蕾”。

我记得他春天里的所愿，也记得他在秋天里与鲜花的交流和对风景的定义。季节更迭，每个季节都给他的思想赋予“一点色彩和意味”，也唤起了“回味和追忆”。他“时而是冰，时而是酢浆草，所有的感受最后都沉淀为一重心境和意绪”。他自问：“人既然能拥有草木，为何就不能拥有春光？”

“池上碧苔三四点，叶底黄鹂一两声，日长飞絮轻。”这些日子，看见杨絮开始飘了。岱庙里的牡丹开过，接着还会有芍药；城里的桃花开过，山里桃花源的桃花接着又会跟上；天街上的野海棠过了“五一”节，也会“噼里啪啦”地绽放。

因为有山，这里的春光被抻得很长，就想邀来晏殊、梭罗同游……